

中國通史選讀

第二冊

雷海宗編

國立清華大學講義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出版



MG
K20
6

中國通史選讀第二冊目錄

第十二章 七雄局面之成立(西前四七三至三六一)

- (一) 三晉與田齊
- (二) 秦楚內亂與復興
- (三) 越之亂亡與燕之漸興
- (四) 諸小國之漸趨滅亡
- (五) 周之喪土與分裂
- (六) 新軍器與新戰術
- (七) 魏之國強與失敗
- (八) 列強之拓土
- (九) 社會革命

第十三章 合從與連橫(西前三六一至三一)

- (一) 商鞅變法

頁一三五——一七四

頁一三五——一四四

頁一四四——一四七

頁一四七——一四九

頁一四九——一五六

頁一五六——一五八

頁一五八——一六一

頁一六一——一六四

頁一六四——一六七

頁一六七——一七四

頁一七五——一八二

頁一七五——一七八

目錄

國立清華大學講義



3 2286 0146 8

(二) 變法後之發展

頁一七八—一七九

(三) 秦霸天下

頁一七九—一八二

第十四章 秦之獨強(西前三二〇至二七二)

頁一八三—一九三

(一) 東帝與西帝

頁一八三—一八八

(二) 齊之一敗塗地

頁一八八—一九一

(三) 楚之削弱

頁一九一—一九三

第十五章 戰國諸子

頁一九四—二〇三

第十六章 秦併六國(西前二七一至二二一)

頁二〇四—二二七

(一) 大敗三晉

頁二〇四—二二〇

(二) 秦滅周

頁二二〇—二二一

(三) 燕與三晉

頁二二一—二二二

(四) 末次合從與最後努力

頁二二二—二二三

(五) 六國之單獨困鬥與滅滅

頁二二三—二二七

第十七章 專制一統之初試及其失敗（西前三三一至二〇二）

頁二二八——二八三

(一) 秦始皇之一統政策與奮勢力之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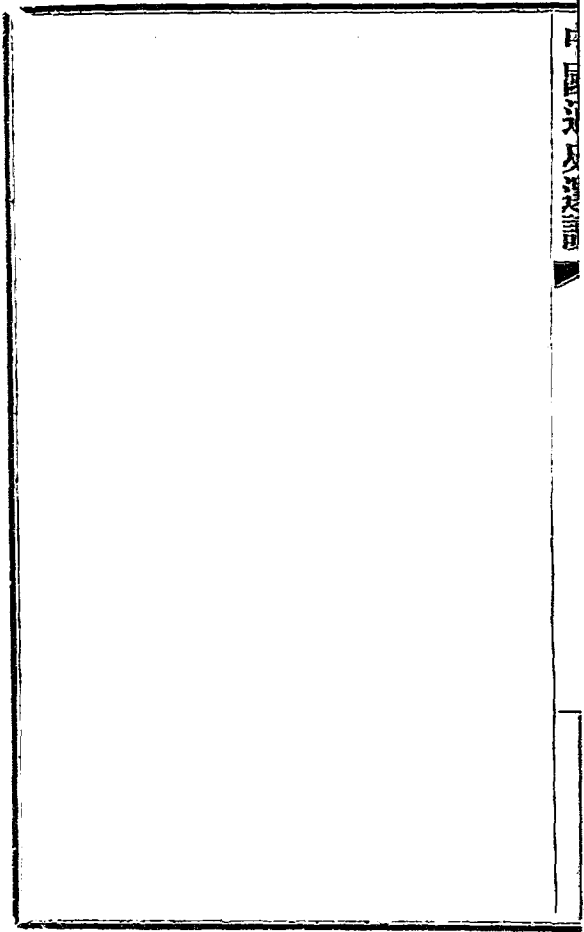
頁二二八——二四〇

(二) 秦亡

頁二四〇——二五五

(三) 楚漢之爭

頁二五五——二八三



第二章 七雄局面之成立（西前四七三至三六一）

（一）三晉與田齊

春秋末戰國初列國都起內亂，推動內亂的大半是封建殘餘的世家。晉國因而分裂爲三（第一五四第一五五節），齊國也由姜姓而變爲田氏的領土（第一五六第一五七節）。

第一五四節

史記卷三九晉世家

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疆。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榭立。幽公之時，晉畏

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頤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侯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第一五五節

戰國策卷一八趙策一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郗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郗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鼈生龜，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知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郗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

「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趙而出。郗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郗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惶；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

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脩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軍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逆麝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籬露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劍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劍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劍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集居而處。

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曆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羸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

兵著晉陽三年矣，且暮當拔之，而離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
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盾，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第一五六節——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

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爲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于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瀆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莊公三年，晉大夫

日 國 史 記 卷 之 一 十 一
樂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樂盈間入晉曲沃，爲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樂盈敗，齊兵還，取郕歌。

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

莊公嘗咎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爲崔杼間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爭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

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子崔，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廡蒲嬖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已有內郤。田文子

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中園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膠崔杼尸於市以說衆。

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

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

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獲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

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

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廕，嘆曰：「堂堂！誰有

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

「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

，刑罰恐弗勝；芻蕘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

神可禳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

？」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譽，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于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

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茶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駘奔衛

，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

乎，師乎！胡黨之乎？」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

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

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

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

晏圍奔魯。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

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

」會飲，田乞盛陽生囊中，置坐中央。發棗，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

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

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

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

盟，立陽生，是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
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譚
。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
，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
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
于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
。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

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

田成子憚之，驟顧于朝。御鞅言簡公曰：「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
。子我夕，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遣守囚者酒，
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于陳宗。初田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豹。豹
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

「對曰：一我遠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闌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出雍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執言，不及此！」甲午，田平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鸞，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

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賁立。田會反廩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爲齊威王，彊於天下。

第一五七節

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

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棗中，置坐中央。發棗，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己，乃復曰：「昔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貽，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

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懼，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鄰。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弑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騫，是爲平

公。

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

約晉韓趙魏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

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

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

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

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

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諡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智伯

，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

卒，子莊子自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

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鄆。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

母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

(二) 秦楚內亂與復興

秦(第一五八節)楚(第一五九節)也都經過內亂，不過未被異姓所篡。楚國當初因受吳國的侵略，幾乎不能自保。吳滅後，楚纔得有喘息的機會。後來引用吳起，大事整頓，內亂也平服，楚國遂又盛強(第一六〇節)。

第一五八節——史記卷五秦本紀

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澧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

二十一年，初縣頻陽。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

○ 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三十四年，日食。
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
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毘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
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爲靈公；靈公，懷公孫也。
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
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爲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簡公六年，令吏
初帶劍。壺洛城重泉。十六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生。十
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
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
疆，奪秦河西地。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四年正月庚寅，孝公
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
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

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

第一五九節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

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
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聾王當立。聾王六年，盜殺聾王，子
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四年，楚伐周。鄭殺子
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
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
楚為扞關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魯陽。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
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墟，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
王尤彊。

第一六〇節——史記卷五六孫子吳起列傳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
；吳起起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
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

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鬻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稷豈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番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

夏桀之君，左河濟，右秦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

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

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卽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

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

「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

「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

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

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

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

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

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

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

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怨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

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

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

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駟說之言縱橫者。於是

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

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

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靈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三) 越之亂亡與燕之漸興

越國的盛衰經過，極不清楚。勾踐時驟強，勾踐死後就又無聲無臭。最後想要振作，反而致於亡國(第一六一節)。同時極北的燕國，前此與中國幾乎完全無關，現在內部大概加以整頓，漸漸有力向南參加國際的政治(第一六二節)。

第一六一節——史記卷四一越王勾踐世家

勾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疆立。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

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邾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郟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也。」

大不王，小不霸。復讐，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鷄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鬪王不王，其敵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顯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

第一六二節 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

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宗，大夫共誅姬宗。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潁，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

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分其地；三晉疆。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爲諸侯。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疆。

(四) 諸小國之漸趨滅亡

在春秋戰國之際的大混亂裏，小國失去霸政或爭盟時代的保障，大多滅亡。鄭併於韓（第一六三節）。衛的領土幾乎全爲魏國所佔（第一六四節）。曹爲宋滅（第一六五節）。陳蔡都爲楚所併（第一六六第一六七節）。小不足計而自稱夏後的杞國也併於楚（第一六八節）。春秋時代比較重要的小國，只餘下宋魯爲七雄間的緩衝國（第一六九第一七〇節）。

第一六三節——史記卷四二鄭世家

當是時，晉六卿疆，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

，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于鐵。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于負黍。二十年，韓釁魏列爲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第一六四節——史記卷三七衛康叔世家

三十九年，太子蒯瞶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瞶與其徒戲陽遼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瞶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瞶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郕僕。郕，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郕曰，「我將立若爲後。」郕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郕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郕曰：「亡人太子蒯瞶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瞶；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絰歸。簡子送蒯瞶，衛人聞之，發兵擊蒯瞶；蒯瞶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十二年，初孔圍文子取太子蒯瞶之姊，生慳。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于慳。

母。太子在宿，懼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與之盟，許以懼母爲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闈；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藥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懼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伯姬劫懼於廁，壺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儻食炙，奉出公輒奔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母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懼？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繫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

由也其死矣！」孔惺竟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斑師爲衛君。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

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躄弒之代立，是爲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弒懷公而代立，是爲愼公。愼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愼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遷立。成侯十一年，公孫缺入萊。十

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第一六五節——史記卷三五管蔡世家

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且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難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龜，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于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

遂絕其祀。

第一六六節——史記卷三六陳杞世家

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昔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郟敖，自立爲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

留宥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君留

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

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自墓至于警，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于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

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棄疾弒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

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

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柎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

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僭。」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釐公。潛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時孔子在陳。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靈公；遂滅陳而有之。

第一六七節——史記卷三五管蔡世家

二十九年，景侯爲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爲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弑其王郢敖而自立，爲靈王。九年，陳司徒招弑其

君寘公。楚使公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爲蔡公。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爲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納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妻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襄弘，以求長於衛。衛使史緡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爲晉滅沈；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爲質于吳，以其伐楚。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

帶：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爲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於州來。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

第一六八節

史記卷三六陳杞世家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牛謀娶公。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牛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

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潛公維立。潛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潛公弟闔路弑潛公代立，是為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潛公子敫立，是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

第一六九節 史記卷三八宋微子世家

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弑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樊噲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景公曰：「歲饑，民困

，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惡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禚；禚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弑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

第一七〇節——史記卷三三魯周公世家

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郛，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鮒子將粟五千庾；子將言于齊侯曰：「羣

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如晉，求內之；道卒。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謝罪。六卿爲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

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爲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

，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疆，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誦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爲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

二十二年，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衢曰：「請問余及死乎？」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去如鄆，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五) 周之喪土與分裂

周室雖微，也同樣的經過內亂。土地大半喪於鄰國，所餘的領土又分裂為東西。東西各有君，天子完全成爲傀儡（第一七一節）。東西周時常爭水灌漑（第一七二節），此外並常起無謂的糾紛（第一七三節）。至於在國際上，周已完全失去春秋時代的重要地位。列國稱王之後，周更無足掛齒，至多也不過是一個與宋魯相等的緩衝國。只有那若有若無的九鼎還叫人記得周曾作過天下的共主（第一七四節）。

第一七一節——史記卷四周本紀

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驪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爲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霸。九年，致文武胙于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于周。二十六年，周致伯于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于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立六

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第一七二節——戰國策卷一東周策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

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

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

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

。」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第一七三節——戰國策卷一東周策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且

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書曰：「

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

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藹與東周惡。或謂昭藹曰：「爲公畫陰計！」昭藹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也。」昭藹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第一七四節——戰國策卷一東周策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

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醢醬臠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灑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六) 新軍器與新戰術

國際政局日漸緊張，戰術與軍器也大見進步。這時開始有鐵兵（第一七五節），雖然銅兵仍作重要的地位。攻守的方法都較前精明（第一七六節）。除原

有的戎車與步卒之外，騎兵現在成爲軍隊中日趨重要的一部份（第一七七節）。列國在疆界上都修長城（第一七八節），最足指明當時的戰爭是如何的嚴重。

第一七五節——越絕書卷一一記寶劍

歐冶子于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楚王曰：「何爲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劍，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劍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瑕，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輿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歎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

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因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鑿地。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第一七六節——墨子卷二三公輸第五〇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悅。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

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

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

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

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

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輦而欲竊

之；舍其文繡，鄰有襜褐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輦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

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

荆有長松文梓楸梓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襜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

，爲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攻宋！」於是見

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膝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

公輸盤之攻城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誑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

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闔中；守闔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第一七七節——戰國策卷一九趙策二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櫛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冒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

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質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感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

第一七八節——顧炎武曰知綠卷三一長城

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矣。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爲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續漢志濟北國盧

有長城，至東海。秦山記秦山西有長城，緣河，經秦山一千餘里，至瑯琊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鄆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三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

此魏之長城也。續漢志河南郡卷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水經注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犇縣，東至瀧水，達泚陽，南北數百里。號爲方城，亦謂之長城。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此楚之長城也。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則趙與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

(七) 魏之圖強與失敗

戰國時代內部最早整頓就緒的就是處在中央的魏國。魏文侯時，人民的生活與國家的財政都加以比較有系統的統制(第一七九節)。武侯以下，魏臨時強於他國，因想控制中原，甚至獨霸天下。魏的野心引起戰國時代第一次的天下大混戰

(第一八〇節)。最後的結果，魏抵不過列強的聯合攻擊，到惠王晚年以下魏就降爲二等國。

第一七九節——前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上

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勤。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卜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勤耕

中國通史卷四
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買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歛，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歛，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歛，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第一八〇節——史記卷四四魏世家

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於滄。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蔣。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順

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善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善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一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於滄。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牟。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鄙。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

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

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

(八) 列強之拓土

列強不只互相競爭，也向四夷的地域發展。偏北的燕趙秦三國佔領了沿邊的東胡匈奴戎人區域（第一八一節）。燕國並發展到朝鮮的邊疆（第一八二節）。在南方楚國的文化推廣到西南夷的地方（第一八三節）。至此沿邊的夷狄多受中國控制，自古與華夏人雜居的內地戎狄完全被征服與同化。內地外族的惟一政治自衛方法就是自動的中國化。外族中能這樣見機而作的似乎只有中山的狄人（第一八四節）。中山中國化的象徵就是與列國同時稱王。同時政治文化大概也都極力摹仿中國，中山的政治獨立因而能維持到西前二九五年。所以中山可說是

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自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於豐；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去豳鄙而東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

。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於維呂。當是之時，秦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絲諸緄戎翟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自晉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躒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

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竇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却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

第一八二節——史記卷一一五朝鮮列傳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

第一八三節——史記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

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纏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檇榆，名爲檇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檇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潭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第一八四節——戰國策卷三三中山策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

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

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

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

，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

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

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

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

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

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

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

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

齊之辭云卽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王亦絕之，是

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

！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九) 社會革命

與政治的激變並行的必有社會的更革。可惜關於春秋末戰國初的社會變法我們所知甚少，雖然材料較比西周末春秋初略為多些。各國的田制都起變化，土地私有漸漸普遍。田賦的制度因而也與前不同（第一八五第一八六節）。工商業的發展大見進步（第一八七第一八八節）。長期政亂之後，世族的勢力消滅。國君專制，輔助他的是一些出身貴賤不同的文人（第一八九第一九〇節）。國君與卿相都極力牢籠士人，凡有一技之長的人就不愁沒有顧主（第一九一節）。被養

的士人，文人雖居多數，但也有少數以身命事人的死士或俠士，造出一種慷慨悲歌的風氣（第一九二節）。

第一八五節——公羊傳宣公十五年

「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讖。何讖爾？讖始履畝而稅也。何讖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第一八六節——國語卷五魯語下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穫禾，秉芻，在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

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第一八七節——史記卷四一越王勾踐世家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

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

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遺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

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牛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糞。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

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

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

「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

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

「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

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

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

，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

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

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歎幸。莊生羞

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

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

，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敕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第一八八節——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

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蠶凶，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趙時若猛獸驚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價，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

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

第一八九節

戰國策卷三秦策一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嬴滕履躑，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狀有歸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昔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綿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溢，以隨其後。約從散橫

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土，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溢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楹樞之士耳，伏軾擗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

第一九〇節——史記卷七〇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

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醜之。其妻曰：「嘻！

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

：「舌在也。」儀曰：「足矣！」

第一九一節——史記卷七五孟嘗君列傳

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

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

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

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

，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

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

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

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第一九二節

——戰國策卷二七韓策二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讎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

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且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

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羸纊之費，以交足下之譴；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

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

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牛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

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衝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綰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旣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

○ 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
後世者，其姊不避趙釐之誅，以揚其名也。

第三章 合從與連續（西前三六一至三一一）

（一）商鞅變法

戰國初期各國都極力整頓內部，以便向外發展。這種事業最早成功的大概是魏國，所以魏國臨時稱行中原。秦國在孝公即位以後，大事改革（第一九三節），其中以衛鞅的功勞居多（第一九四節）。秦併六國的基礎由此成立。

第一九三節

史記卷五秦本紀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

違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第一九四節——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瘞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瘞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瘞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

衛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鄆之前於席也。

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讜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能不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譏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可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

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令民爲什五，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

中國通史卷之三
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渠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

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二) 變法後之發展

秦變法富強後，魏受影響最大。魏是當時最強的國，現在由秦約列國夾擊，以致魏降爲二等國（第一九五第一九六節）。此外秦又極力向蜀進展，最後將這塊人口稀少的沃土完全吞併（第一九七節）。這是戰國時代中國征服夷狄事業中最重要的事件，因爲蜀是秦併六國的經濟基礎。

第一九五節

——史記卷五秦本紀

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殉秦國。

第一九六節——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

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謹，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

恨不用公叔雍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

第一九七節——戰國策卷三秦策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

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率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三) 秦霸天下

魏國衰弱之後，天下的強國爲秦齊楚。在三國中秦的勢力日愈增厚(第一九八節)。齊國想要乘燕有內亂把燕國完全吞併，但結果失敗(第一九九節)；齊的國際

威勢或者臨時提高，但實力的傷耗恐怕很大。同時秦楚戰爭，楚國大敗，將國防要地的漢中割與秦國（第二〇〇節）。秦當初由魏所得的河西之地是秦向東發展的大道，現在漢中又成爲秦向南進攻的路線。所以到西前三一一年左右在三強中秦的勢力最爲雄厚。

（四）史記卷五秦本紀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爲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更爲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習桑。

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七年，樂池相秦。

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韓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

公子通封於蜀。燕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齊楚越皆賓從。

第一九九節——戰國策卷二九燕策一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

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

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

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

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

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

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

。」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啟爲吏。及老而

以啟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

，其實令啟自取之。今王善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

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

，願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

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

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

第二〇〇節——史記卷四〇楚世家

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闢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闢之厮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

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于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大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賣地，則必見欺于張儀。見欺于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尙薄邪？」乃使勇士宋遺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

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于秦，取償于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于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

楚王不聽，遂絕和于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

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于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于鄢。楚聞，乃引兵歸。

第一四章 秦之獨強（西前三一〇至二七一）

（一）東帝與西帝

長期戰爭之後，列國疲乏，臨時息爭。又適逢秦有內亂，將侵土的一部退還原主，國際局面因而較前緩和（第二〇一節）。但這不過是秦的緩兵計，不久大戰復起（第二〇二節）。此時秦國方面最活動的人物就是魏冉與白起（第二〇三節）。戰爭的結果，楚又大敗，臨時完全失去戰鬥力（第二〇四節）。秦齊兩不相下，平分中原，秦稱西帝，齊稱東帝（第二〇五節）。但因國際輿論的反對，或其他的原因，兩國不久就去名求實，取消帝號；齊滅宋國（第二〇六第二〇七節），同時秦攻魏，侵領安邑。

第二〇一節——史記卷五秦本紀

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馮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與韓

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宮。王與孟說舉鼎，絕膺。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武王娶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爲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爲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四年，取蒲坂。彗星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復與魏蒲坂。

第二〇二節——史記卷五秦本紀

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庶長奭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樛里子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

○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爲諸侯。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吳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缺。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樓緩爲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彗星見。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卽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爲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出亡，奔魏。任鄙爲漢中守。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慄鄧，魏冉陶，爲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秦以垣爲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十九年，王爲西帝，齊爲東帝；皆復去之。呂禮來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

任鄙卒。二十年，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

第二〇三節——史記卷七十二穰侯列傳

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向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

第二〇四節——史記卷四〇楚世家

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于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貽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於黃棘，太子爲質，至謹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謹，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

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讜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潛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吾抱空質而行不義于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

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于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于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

第二〇五節

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爲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

其間其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

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

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

中國通史卷之三
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

第二〇六節

——史記卷三八宋微子世家

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革護，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潛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第二〇七節

——戰國策卷三二宋衛策

宋康王之時，有雀牛驥，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牛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

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賴之冠以示勇。剖僵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

(二) 齊之一敗塗地

齊併宋後，破壞均勢，侵略秦勢力範圍的三晉。秦因而約同燕及三晉大舉攻齊，楚亦乘機侵齊南境（第二〇八節）。各國退兵後，燕將樂毅要報三十年前齊滅燕的仇恨，攻下臨菑，齊國臨時亡國（第二〇九節）。後來齊靠田單的努力雖得復國（第二一〇節），但前此強國的地位永久失去。所以燕的勝利實際是秦的勝利，從此大江以北沒有再能抗秦的勢力。

第二〇八節

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

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虜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敷家庸。太史敷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恆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旣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親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親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

第二〇九節——史記卷八〇樂毅列傳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僻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燕、魏、趙、秦、楚、燕、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齊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晉、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

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譖趙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狗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於是燕昭王收齊虜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

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菑。

第二一〇節——史記卷八二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馮王時，單爲臨淄市椽，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

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

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燬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

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飲飲食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

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三) 楚之削弱

齊敗後，天下能勉強抗秦的只有楚國。楚國乘北方混戰的機會，一方面侵佔齊國淮北地，一方面又要強迫韓周魯服楚。秦國惟恐楚得機組織新地，所以燕齊的糾紛雖尙未結束，就不顧一切而向楚進攻。楚國大敗，國家重心的郢京也被秦

佔據，遷都於陳（第二一第二二節）。敗楚功勞最高的就是白起（第二二三節）。從此之後，楚也失去再與秦嚴重對抗的能力，秦併六國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第二一節——史記卷五秦本紀

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鄆，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魏再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再復相。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鄆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爲武安君。三十年，蜀守

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

第二二二節——史記卷四〇楚世家

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敕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當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于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

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臣請譬之：夫虎凶躁，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訕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于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二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

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于秦。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是時楚益弱。

第二二三節

——史記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

白起者，鄢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鄢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滎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彝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

第五章 戰國諸子

戰國時代政治社會的醞釀，與文化發展的成熟，使思想界放出空前絕後的異彩。下引三段是當時傳下的三篇哲學史，代表三種不同的態度。天下篇是對當代各派思想的一個扼要的敘述與同情的批評。非十二子篇是一種敘述不清的武斷批評。顯學篇站在國家的立場，專事批評勢力最大的儒墨二家，附帶的也表示出地位重要的法家思想的輪廓。

第二一四節——莊子卷一○天下篇第三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

，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蓄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姓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太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糶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

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觴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腠，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鉅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謹，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

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謬騾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

巍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墜。

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一 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禮，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發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魘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肆，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其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

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倣倪於萬物。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玕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肆，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

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

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

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

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

。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

目不見。指不至，物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柄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

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

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

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圍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概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曠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

悲夫！

第二一五節——荀子卷三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臯亂天下，欺惑愚衆，喬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器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鮪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鈡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紉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鄒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儒囉囉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

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一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與筵之間，篋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

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弓子弓是也。

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

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面用之，好姦而與衆，利足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之所弃也。兼服天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詆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一此之謂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

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懿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伴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爲俗離蹤而跂譽者也。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尊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愨；儉然侈然，輔然端然，警然洞然，綴綴然，督督然，是子弟之容也。吾語汝學者之菴容：其冠

覬，其纓綦緩，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颯颯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嘯嘯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儻儻然，離離然；儉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讓詢，是學者之菟也。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矜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儉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侵，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

第二一六節——韓非子卷一九顯學篇第五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

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叅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辭，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

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歛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賞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

，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盡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馮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錐而察膏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膺，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未塗，則臧獲不疑

驚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磬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磬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磬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磬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筈，百世無

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自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一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諛也。夫諛，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

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擲痲則寢益。剔首擲痲，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鬥，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第十六章 秦併六國（西前二七一至二二一）

（一）大敗三晉

齊楚衰敗，燕受秦遠交近攻策的牢籠也成爲秦的與國。所以秦現在可以全力吞併三晉（第二二七節）。軍功最大的仍是白起（第二二八節）。秦圍邯鄲，三晉危急的時候，有人提議三晉自動投降，尊秦爲帝（第二一九節）。此議雖經打消，但韓魏實際已成秦的藩屬，趙經過屢次的大敗也失去抗秦的能力。同時秦國內政發生變化，功勞最大的穰侯罷相下野（第二二〇節），百戰百勝的白起也罷職賜死。

第二二七節——史記卷五秦本紀

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雋，斬首四萬。雋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臣

，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闕與，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四十二年，安國君爲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鄠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君悝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

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虢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走，流死河二萬人。攻汾城，卽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樛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

第二一八節——史記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

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原君計之。平原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

。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蘇氏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卮。六月，陷趙軍，取二鄴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

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

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兵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

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

秦分兵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

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

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

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 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

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阼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第二一九節——戰國策卷二〇趙策三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濟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濟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

：「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

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

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樂客

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

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

。」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

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

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

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

」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

棄者，奔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

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

也。」辛垣衍曰：「先王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
同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
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
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
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
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
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
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
王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甯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
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
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
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

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醜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舍之死。

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

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

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于筦鍵，攝衽抱几

，視膳於堂下；天子以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

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

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

，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

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

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

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

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王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

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第二二〇節——史記卷七九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

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

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

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

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

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

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

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

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

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

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

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

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

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經入弔嗣，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嗣，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卽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

第二二二節

史記卷四周本紀

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奏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百黍，西屬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滎陽。

。秦昭王怒，使將軍樛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豳。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於秦，周既不祀。

第二二三節——史記卷三三魯周公世家

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爲康公。康公九年卒，子亶立，是爲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三十二年，平公卒，子賈立，是爲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於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子鱣立，是爲頃公。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頃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

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于卞邑，爲家人。魯絕祀。頃公卒于柯。

(二) 燕與三晉

三晉未全滅之先，燕始終不悟，總是與秦聯合。秦臨時停戰之後，燕仍自行攻趙。秦收漁人之利，取趙三十七城。信陵君雖然敗秦，但三晉最後的命運至此已十分明顯（第二二四第二二五節）。

第二二四節

史記卷五秦本紀

使蒙驁伐韓，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齮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却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

第二二五節

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

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鄆，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蹴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鄆，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

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

(四) 末次合從與最後努力

六國中最後有膽識的抗秦人物信陵君死於西前二四四年，從此抗秦的事業更無辦法。楚國還比較盛強，於二四一年組織了最末一次的合從，與趙魏韓衛合同攻秦(第二二六節)。和平主義的齊國仍守中立，燕國照舊聯秦。但春申君沒有作從長的資格，五國的兵不戰而退(第二二七節)。從此以後，六國想再合從也辦不到，只有各自爲戰，聽秦個個擊破。

第二二六節——史記卷四〇楚世家

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

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於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

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

第二二七節——史記卷七八春申君列傳

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

欲夸楚，爲瑤瑁簪，刀鋸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

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

日闢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

(五) 六國之單獨困闢與繼滅

秦在王政的領導之下，十年之間，相繼併滅六國（第二二八節）。軍功最高的就是白起後名將的王翦（第二二九節）。六國滅亡的次序是韓（第二三〇節）、趙（第二三一節第二三二節）、燕（第二三三節第二三四節）、魏（第二三五節第二三六節）、楚（第二三七節）、齊（第二三八節第二三九節）。但六國雖已無復合羣互助的能力，秦併天下也非易事。除齊不抵抗而亡外，各國都拚命抗戰到底，往往只餘一隅的地方仍作困獸之鬪，有否成功的希望全不顧及。秦已併天下稱帝，似乎把隱處野王的衛國忘記，直至秦二世的時候衛纔正式絕祀（第二四〇節）。

第二二八節——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說而取之

，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驩王龔厲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卽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驩擊定之。

二年，廉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三年，蒙驩攻韓，取十三城。王龔死。十月，將軍蒙驩攻魏氏，鳴有詭。

歲大饑。

四年，拔鳴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驩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

。初置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衛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熬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

八年，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還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鵠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海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薪年宮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

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卽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殉，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屬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相國呂不韋坐膠毒免。桓齮爲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選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齊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

飲食與繆同。繆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擊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入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撩楊，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

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

麗邑。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地動

。華陽太后卒。民大饑。

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羗虜伐趙，端

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羗虜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

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

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

大饑。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狗，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

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

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

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

第二二九節——史記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關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翦使荊軻爲賊于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荊，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

攻平與，蒙恬攻嬖，大破荊軍。信又攻鄆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灑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荊。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

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于後世。

第二三〇節——史記卷四五韓世家

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榮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第二三一節史記卷四三趙世家

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計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臯。二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叢，不拔，移攻徐，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

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卻之。
封牧爲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卻之。五年，代地大動，
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圻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

民謠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
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
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爲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
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
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第二三二節——戰國策卷二一趙策四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
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

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忝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窮因急擊大破趙，殺趙忝，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第二三三節——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

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於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于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

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第三三四節——戰國策卷三——燕策三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
「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平？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

，置之御奴。是丹命尚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騶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驂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樓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

，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婪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擯兵於外，而內

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臣竊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

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卿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

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搥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所有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豈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

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慷慨羽聲，士皆矚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

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搤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恐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力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剪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

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第二三五節——史記卷四四魏世家

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

魏，以爲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第二三六節——戰國策卷二五魏策四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

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

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

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

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聽寡人者，輕寡人與？」

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

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

「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竊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諗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第二三七節——史記卷四〇楚世家

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二

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爲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趙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

第二三八節

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

，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遺

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

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

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

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客入

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齊玉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

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

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以爲謀，卽入見齊王曰：「

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里；王收而

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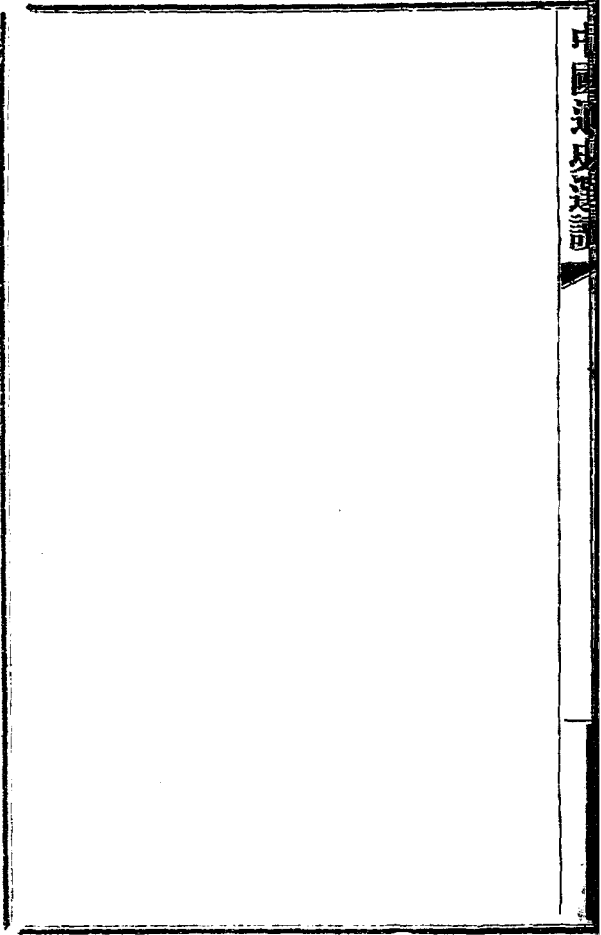
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

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栢邪！住建共者客耶！」

第二四〇節——史記卷二七衛康叔世家

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魯弒之代立，是爲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預弒懷公而代立，是爲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遯立。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壻，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

而并濮陽爲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爲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五國公報

第七章 專制一統之初試及其失敗（西前二二一至二〇二）

（一）秦始皇之一統政策與舊勢力之反動

秦併天下，並非專靠武力；秦國的內政在七國中也就最為優美（第二四一節）。秦始皇把這種政治要推廣到天下，以秦為標準而使天下制度文物完全劃一（第二四二節）。積極幫助始皇的是李斯（第二四三節）。這種政策極遭文人政客的反對，因而引起焚書坑儒的慘劇。同時舊勢力中並有人要用戰國時代流行的刺殺方法推翻新建的一統政治（第二四四第二四五節）。

第二四一節——荀子卷一疆國篇第一六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威疆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

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

曷謂乎威疆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今筮父死焉，國舉焉；負

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視可司問，案欲剋其脛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

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

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北與胡貉爲隣；西有巴戎；東在楚者，乃界於齊；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卽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趙者，剏然有荅而據松柏之塞，負西海而固常山。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譎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誦諸侯，殆可矣。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其服不挑，其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

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禱；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謬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耶？則其殆無儒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第二四二節——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秦初并天下，今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

秦兵更誅，遂破之。荆王獻書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

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縮，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秦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

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相丞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

中國通史
一
鑿；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憊戶；北據河爲塞，竝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驪道。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黎，登茲泰山，周覽東極。」

。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成重戒！」於是乃竝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廿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

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謹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雒，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季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沒，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禮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寶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罍，刻石，其辭曰：「維廿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罍，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效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禪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

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頌功，請刻於石，表垂常式。」其東觀曰：「維廿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於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復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

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分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範！」因使韓終侯公石牛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酈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

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遂放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

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爲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埋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

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轆轤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欲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揣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

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于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徒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三十六年，樊噲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譟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瀆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

修長。卅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

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

，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疆；暴虐恣行，負力而驕

，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

。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

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

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

男女絮誠。夫爲奇殺，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

，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

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竝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

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故不

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第二四三節

——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

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驅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

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

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覆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

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壤叩甌，彈箏搏髀，而歌呼嗚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壤叩甌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神鬼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

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

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繼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

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

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驕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所稅駕也！」

第二四四節 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

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

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乃高漸離也！」秦始皇帝借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始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第二四五節——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白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滎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始皇帝東游

，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二) 秦亡

始皇死後不久，天下大亂，秦遂滅亡（第二四六節）。由人一方面講，建設皇帝政治功勞最高的李斯（第二四七節）與處軍事重要地位的蒙恬（第二四八節）都被讒害，文武兩方并失依據，恐怕是秦內部衰亂的主因。秦朝祚命雖短，但已大演宦官亂政的把戲，因而給舊勢力一個臨時推翻一統政治的好機會。

第二四六節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靈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靈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

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郿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郿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棹，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爲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母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準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母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竄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一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

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尙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

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

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於杜。公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

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鄠山。鄠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二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深刻。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爲張楚，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儼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鄠山徒多，請赦之。

，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

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

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當於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

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

，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

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

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成，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

，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糲

，噉土形；雖監門之養，不殺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

持築畝，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

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

以徇百姓，尙何於法？朕尊萬乘，母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母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險，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

言關東盜母能爲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

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

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

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

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戴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

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

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

，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

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

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

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

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齊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

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卽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傍。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第二四七節——史記卷八七季斯列傳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遊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

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轎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轎車中可諸奏事。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

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

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

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諂，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

高曰：「一臣聞湯武弑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顯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

胡亥喟然嘆曰：「

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

高乃謂丞相斯曰：「一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

：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年

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

仁篤厚，輕財重士，辨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園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選徒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教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

番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

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命！」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夜怨日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

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尙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

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

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

。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悵悵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

得爲此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

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

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

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僇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廡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郿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爲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

李斯數欲請問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掇不斷，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

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棗糲之麥，藜藿之羹，飯土甌，噉土翽；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滹水致之海，而股無朕，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爲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比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

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諛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

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極楛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極楛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謬矣！謂之爲極楛，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鑿金百鎰，盜跖不

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鏹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鏹，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秦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壘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于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誅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

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中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初，趙高爲郡中令，所殺及輒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

，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撥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

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見？」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

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謂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一二以爲然，欲奏丞相，恐不其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覆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其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朝，遂劫其君。田常爲輔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有惠無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常之于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道，而竊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琜爲難安相也。陛下不備，臣恐其爲變也！」一二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誅實責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歌少失先人，無所諷知，不習治民；而君又

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遠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

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爲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圜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夏，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于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賞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

，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望

。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

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

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

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

，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

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

獄，與其中子俱執，願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率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

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

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

，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

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

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

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

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

高卽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

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得疾不聽事，與宦

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

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

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第二四八節——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

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成臯榮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

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
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

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
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
會稽，並海上，北走瑯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
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
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
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
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
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
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
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
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
，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

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難也。臣竊以爲不可！

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

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差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

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大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藉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

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翊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

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洩亂內陵之道也。王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闢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叅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也！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二) 楚漢之爭

秦漢之際是普通所謂楚漢戰爭的時期(第一四九節)。秦代是初次的天下一統，楚漢爭是初次的羣雄逐鹿。從此一治一亂的循環就成爲中國歷史的定例。許多當初與政治無涉的平民甚至流氓無賴蜂起割據，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這樣起事的人就是陳涉(第二一〇節)。但楚漢爭有與後世大亂不同的一點，就是其中含有舊

勢力反動的成分。各地起事，都以復興六國的名義相號招；起事的人中也有許多是六國的王孫遺臣。項羽可說是這種遺人的主要代表（第二五一節）。但這浪漫的復古運動終歸失敗，項羽自己的事業已證明那是萬難實現的理想。最後天下又歸一統，並且此次成功的是流氓小吏出身的劉邦（第二五二節）。從此殷周春秋戰國千餘年間的貴族血統全被推翻，戰國秦代仍然遺留的一點貴族政治也被打倒。普天之下只有平民與平民的專制皇帝。

第二四九節

史記卷一六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厲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擬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

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第二五〇節——史記卷四八陳涉世家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壠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

，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一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敎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租

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蕲以東，攻涇，鄒，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北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

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潁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 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 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 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

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鄠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滎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驥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杵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徒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杵與謀曰：「王天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而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使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韓母在趙，不可！」燕人曰：

「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儻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

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日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蒙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卽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鄭說將兵居郟，章卽別將擊破之。郟說軍散，走陳。

舜入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鉅人董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惡郟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籍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杵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膾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藉楊，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倉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

初陳王至陳，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

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儻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

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

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

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家三十家，賜至今血食。

第二五一節——史記卷七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遺捕，乃請蕪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讎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

，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

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

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

至粟。項梁使別將朱鷄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鷄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鷄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項梁。

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

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

，不敢歸。田榮立田儻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趨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卒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

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

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圖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僂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併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樹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懽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蒯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蒯將軍將卒二

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肯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嫉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攻馬服，攻城略

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部；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墟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更卒異時故繇使屯成過秦中。

，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灌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騫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

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享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

，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

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

「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

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

爲此計者？」曰：「軀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

」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

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

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

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

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

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

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

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

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嚼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之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取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

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擊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

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

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

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

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遠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

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

西，都慶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 畏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滎陽。 王成因故都，都陽翟。

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 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 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帶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 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鄒。 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 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 田榮者，彭越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

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誦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

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宰屋，皆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

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睢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遂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

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

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

。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

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轡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君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

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

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欒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欒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欒公。

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

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

，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疆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沛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

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疲，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弗見。曰：「此天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憾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

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回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堦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

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結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

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鬻。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驍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

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常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

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

王賢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

！」乃自刎而死。王賢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

其後，郎中騎陽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輪。五人共會其

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賢爲杜衍侯，封楊武爲赤泉侯

，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

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

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第二五一節——史記卷八高祖本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釐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座之堂下。」

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座。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誚。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饋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

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

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卽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蕘，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

，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

」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

，恐其有變，乃閉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

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

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

。」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

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

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乘種族

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鸞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

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

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

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

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

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

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

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

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

，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

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

。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

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

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郢郡長，封爲武安侯，將郢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

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

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

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標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

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

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

，宜可下。今項羽標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

，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遣陽，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

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

一七六 國立清華大學講義

戰不利，還至粟，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藩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偃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縮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滎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龔戰犇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龔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

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疆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龔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郟。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虜，秦人惑，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帶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東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食酒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

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襲士，且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

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維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徒王代。趙相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郴。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徒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事，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徒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徒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

背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爲齊王，殺田都而反楚。項羽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

諸故秦苑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旣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

是時，諸侯見楚疆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虜，使謂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侯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樊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請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龔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

漢王軍榮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疎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輿，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樞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樞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臬間且得休。使諗信等輯河北隸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

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權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鑿軍小修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奔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劉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味於宋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餽，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甯而語。

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

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
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
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
。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
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
，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
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
，母令楚乘騾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臯。病愈，西入關，至櫟陽
，存問父老，置酒，臯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
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陳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
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
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

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堦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爲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率聞漢軍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

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乃卽皇帝位。汜水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謹爲項羽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

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

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

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

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

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高祖欲長都維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

關中；高祖定日駕入都關中。

